

栖居与超越

石杰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QIJU YU CHAOYUE

QIJU YU CHAOYUE



栖居与超越

石杰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栖居与超越

石杰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金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7/8 插页 2 字数 237000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06-2445-8/I·2181 定价:14.30 元

序

费平陆

我读过了石杰的一篇文章，又搜寻着读过了三篇，我向身边的朋友推荐说：此人不哗众取宠。

哗众取宠的风气现在很浓。许多报刊因要发行量，就易于了哗众取宠的文章的产生，弄到了天才和小丑混淆难分的地步。文坛上的生存竞争可以理解，一台戏里生净旦末都需要，小丑也需要，我们只是看着开心罢了，唯一替他犯愁的是这种角色干久了，他自己也小而丑起来，如女招待的微笑，如警察的脾气。

不能否认，虽然是信息的时代，虽然天下越来越小，但一个人，在位和不在位，在大城市和不在大城市，在圈子里和不在圈子里，文章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然而要说到底，还得落实在文章本事上，时空的残酷是真正的残酷。目下的文坛，最大的媚俗并不在于商业，以长官的意志而意志，以规范的道德价值评判而评判，这一直在困扰着文学，变着法儿地困扰着文学。如何改变审美的视角，如何开辟新的维度，冒着牺牲一切地去建立真正的现代汉语上的文学，而不是需要去制造技巧或仅仅满足于做谴责小说。

在批评面前，创作者没有神圣，在创作面前，批评者也没有神圣，他们都应该观察社会，研究文学。任何一方的嚣张和依附，只能表现和导致文学的幼稚和平庸。文学需要哲学，但到处都是哲学时，文学已经江郎才尽。批评家的独立在于他在真正从事着文学的批评，批评家的伟大在于研究社会研究作品中完成了自己的批评体系，而不在于捧场和棒杀。

我喜欢石杰的文章，是其有深的人生体验和面对作品的认真研究，阐述自己的见解，独特而不嚣张；是其在研究作品的基础上表现自己的智慧，而不是先手执了一个套子或拿了另一个别人的套子来筛选苹果；是其并不著名，也不在热闹的地方，从而有着沉着平静的心态和文字。

但石杰是谁，我不知道。

一九九六年的春天，西安有一个学术会议，我在会上碰着一个单单薄薄的女人，经介绍，这竟是石杰！我在她的文章里从没有读出个小女子的形象来，她似乎也觉得我是太矮了。我们原本要做一次长谈，要吃一顿饭的，但因故全取消了，我得到了她一条鱼，不能吃的化石鱼。

这是经过了批评的鱼。

今日再读《阿Q正传》，读到一句“如孔庙里的太牢一般，虽然与猪羊一样，同是畜生，但既经圣人下箸，先儒们便不敢妄动了。”自己也咯咯笑起来。

1996年7月西安

目 录

序

贾平凹 1

第一辑 综论

寻找家园

- 新时期文学中佛教意识发生的深层原因 3
- 新时期作家与佛教 13
- 佛教文化与新时期文学 31

第二辑 散文卷

人与自然的合一

- 贾平凹散文创作的禅宗意识 47
- 精神的皈依
- 史铁生散文中的佛教思想 58
- 禅意与化境
- 宗璞散文艺术论 70
- 平常心是道
- 张中行小品中的禅 84
- 生命理想与文化精神
- 兼及王充闾散文中的禅悟与禅意 97
- 心镜的映象
- 新时期散文中的佛教投影 134

第三辑 小说卷

走向宗教

- 贾平凹及其创作的佛教色彩 149
- 痛苦中的人生观照
- 《废都》的佛教意识 161
- 烦恼即菩提:有意选择而无力解脱
- 贾平凹长篇小说《白夜》侧论 176
- 寻求超越
- 贾平凹创作中的禅的精髓 188
- 困惑与超越
- 史铁生小说中的宗教精神 205
- 体验苦难与神秘
- 史铁生小说中的佛教色彩 217
- 生命奥秘的探索与领悟
- 何士光《如是我闻》解读 228
- 苦闷者的求索
- 从《乡场上》到《如是我闻》 240
- 文化意识与艺术表现
- 汪曾祺小说中的儒道佛 253
- 和谐: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生命 267
- 菩提之境
- 汪曾祺小说的禅宗底蕴 281
- 淡与禅
- 范小青小说论析 295

后 记

第一辑

综 论



寻 找 家 园

——新时期文学中佛教意识发生的深层原因

佛教与中国文学的融合有着漫长而悠久的历史。且不说中国古代文学的诸多作品深深浸润着佛教色彩,就是在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的现代作家中,对佛教大有研究者也不乏其人。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佛教与文学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发生了断裂;及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佛教却又再次走进了文学。

这里,有对寺庙佛堂的传神描绘,有对僧尼生活的世俗观照。如果说这些还只是佛教与文学的表层交融的话,那么,对宇宙人生的终极意义的佛家领悟则表现出文学对佛教的深层追求;柯云路对人体功能的神秘现象的探究,史铁生小说的因世俗的苦痛而升华了的对生命意义的超越,贾平凹对“应无所住”的“平常心”的体悟……这些都是佛教的精髓。

佛教在文学中再度发生。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以及人们因物质水平的提高所引发的生活情趣的变化是佛教重新走进文学的契机。但是,这只是佛教在文学中再度发生的表层原因,且已有一些文章论及。那么,新时期文学中佛教发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我走到街上，随随便便地，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可我孤独得要命，愁得不想喝酒，不想醉什么的。”^① 这是新时期一篇轰动一时的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一位生活于灯红酒绿的都市中的年轻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似乎不应该产生这样的角色。世纪末的中国处于一个令人亢奋的时代。置身于西方工业文明的大背景下，科学的高度和经济的迅速繁荣改变着整个中国社会的面貌。商品经济渗入了社会的各个角落，竞争机制引入了各行各业，能源得到了极大的开发，电子技术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人们的价值观念、时空观念、生活方式乃至精神状态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中国几千年来生成的封闭性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心理体系正在逐步溃解。

然而，历史似乎从来都是以二律背反的形式发展着的，当人以自身的潜能改变着自己的境遇时，却又为自身带来了苦恼。

首先是来自自然界的威胁：森林土地被大面积毁坏，环境污染，温室效应，酸雨肆虐，能源危机，生态失衡。人类赖以生存、繁衍、发展的地球，被人类以自身的力量破坏着，地球在沉沦。科学拯救了人类，科学又在毁灭着人类的生存。正如一位外国科学家所言：“这个世纪将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大举挾伐贫困、天灾和战祸。然而，这个世纪却又将造成以往闻所未闻的死亡、破坏和污染。”^②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人类看到了自己正朝着一条绝路走去，却还在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推动着脚步——人类还没有为自

① 徐星《无主题变奏》。

② J·T·哈迪《科学、技术和环境》，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第3页。

己找到更好的出路。

其次是来自社会的压力。同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可谓是一个不注重宗教信仰的民族。但是，不注重宗教信仰不等于说精神上不需要依托。多年来，这种精神依托即在于人们仰赖着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将自身交付于大一统的权威模式的主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体制决定了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大潮冲击下，旧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已经改变，人们视之为精神寄托的舢舨已经在改革大潮中顺流漂走，命运回到了个体手中，每个人都成了时代大潮中的弄潮儿。而世界正像一首歌中唱的变得越来越奇怪：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精神上却备感空虚；竞争机制引入了，安全感却随之丧失；电讯技术缩短了人们的空间距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冷漠。加之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诸如不正之风的屡禁不止，道德及价值观念的衰落，以及分配的不公，等等。

自然的与社会的诸多问题汇集在一起构成了人们生存的一种困境，搔扰着人的神经。于是，人的心理宇宙倾斜了。

二

导致人心理失衡的还有人生的诸多困扰。

生死问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人生无常，多少年来，无数先哲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结果都只能面对个体生命的死亡发出一声无力的喟叹——起死回生永远只是美好的神话。生命短暂，如流星转瞬即逝。为了延长这有限的生命，人们便只能尽情享受生命的现在，似乎只有现在才是真实的——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的还在一种不可知中。然而，叔本华否定了这种做法，“这种见解，也是最愚蠢的见解，因为（现在）在其次的瞬间

就不复存在,如梦幻般完全消失。”^①人生如梦,人生如烟,任何企图使生命之树常绿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唯有死亡永恒。

孤独问题。孤独是人类最可怕的一种境遇。这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痛苦与丧失了生命活力的悲哀。它足以弄断那些最坚强的神经,使人陷于绝望之中。然而,孤独于人生又是那样的不可避免:失去伴侣子女的孤独,独处的孤独,不被理解的孤独,以及成功和失败之后的孤独。等等。于是,人的心灵陷入一种窒息般的黑暗。

还有疾病、衰老,以及人生的各种不幸。尽管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疾病与衰老仍以其不可抗拒性伴随着人生走向死亡的终点。疾病尤其是那些不治之症足以导致人身心交瘁;衰老又令现代人格外恐惧。当人们祈求着青春永驻的时候,皱纹却悄悄爬上了眼角。而人生的各种不幸又以其不可捉摸性赋予生命以一种神秘,一种虚幻,使人长期陷入困扰中得不到解脱。

至于欲望,更是人生的一种桎梏。欲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且无止境。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极大丰富的现代,人的欲望也迅速膨胀。荣誉、地位、金钱、幸福,乃至自我实现,这些世俗追求成了人衡量自身价值的尺度,驱使着人们为之忙碌。彼特拉克就曾这样宣称:“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②这是人之为人的极正当的需求。但是命运之神似乎总是故意同人开玩笑,从来不肯让人的欲望顺利实现。而欲望的不可实现反过来又刺激了欲望的更加膨胀,人便在希望与失望的痛苦中不断挣扎。

① [德]叔本华《生存空虚说》,作家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② 转引自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页。

较之自然界和社会的困扰来说，人生的困扰更具神秘性和永恒性，因而也更加不易摆脱。

斯芬克斯之谜似乎永远无解。

于是，人的心灵失去了依托。精神的大厦坍塌了。

三

失去了依托的心灵通常会出现三种状态。

恐惧。恐惧来源于人对环境和命运的无从把握。“我现在在这儿，除此一无所知，除此一无所能。我的小船没有舵，只能随着吹向死亡最底层的风行驶。”（卡夫卡）外界的和来自生命内部的压力过于强大了，人怎样战胜这强大的压力，怎样在人生的惊涛骇浪中寻找一处宁静的港湾？理性似乎已无力回答这些问题了，有的只是束手无策。于是，人终于发现了天与地之间自身的渺小与软弱，恐惧便油然而生。

处于恐惧中的心灵会备感紧张和不安。它会睁大一双惊骇的眼睛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以种种的努力摆脱生存的困境。而当强大的外力宣告了它的失败时，感性与理性的关系便会发生错乱——理性丧失了自身的清醒，感性则将恐惧的力量无限夸大，从而使人感到悲观绝望。

空虚。空虚缘自精神上的失落。现实的困境无法摆脱，命运中的偶然、疾病和死亡又无力抗拒。信念原来薄如蝉翼，经不住来自客观外界和命运本身的轻轻一击。人生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希望失落了，心灵跌入了失望和痛苦的虚无。

空虚是一种最为痛苦的精神状态。此时的心灵销蚀了全部的生命活力，处于孤独和无助之中。没有什么可以引起它的兴趣。因为“曾经存在的东西，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现在不存在的，

恰和曾经不存在的一样。然而现在所有的存在，在转瞬间又成了‘曾经’存在。”^①“任何人到最后都是船破槁折地走进港湾中……你我的结局完全相同。”^②这是一种看破前的痛苦，超越前的迷惘，因而其程度也就格外深重。

疲惫。“活得太累了”，这是现代人常常用来形容自身生存状态的一句话。它不仅指人的身体，更确切说是指人的心灵。生存的压力过于强大，命运又总是让人不那么一帆风顺，要想战胜那些来自外部的和生命本身的压力，需要足够顽强的心智力。然而，心灵的承受能力毕竟有限，无论是生活的强者还是弱者都会产生精神上的疲惫。

疲惫会使心灵对人的自身价值和终极追求发生疑问，在挣扎中赢得的一切也会因疲惫而今其感到索然无味。客观的和命运中的重重困难会使他因生畏而急于逃脱，名誉、物欲、利害也都会被看成是对生命的束缚。“活得轻松些”，现代人一方面这样希望着，一方面又陷于世俗欲望的束缚而无力自拔。

恐惧、空虚、疲惫的精神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寻找着宁静的港湾。

四

于是，佛教以其独特的智慧为困窘之中的精神提供了一个避难所。

人生是苦，这是佛法的基本教义。佛教四圣谛之一的苦谛包含着世间众生的诸般痛苦。从数量上讲，有二苦、三苦、四苦、五

① [德]叔本华《生存空虚说》，作家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90 页。

② [德]叔本华《生存空虚说》，作家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92 页。

苦、八苦乃至一百一十苦；从内涵上分，又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仇憎恶之苦，与爱别离之苦，所求不得之苦，等等。除现世的痛苦外，还有前世之苦和来世之苦。总之，“三界无安，犹如火宅”，芸芸众生，备受煎熬。

将人生是苦作为向真如境界迈进的基石，是佛家明显高于儒道之处，儒家是关注人生的，然而作为儒家先圣的孔子却把人生的问题归结为秩序、伦理、道德。以伦常礼乐来代替人生苦难，在某种程度上使儒家更倾向于政治而非人生。因而，儒家表现出积极向上的“乐生”。这种对人生苦难与不幸的掩盖和忽视，使儒家学说游离于人生的根本痛苦之外。便是弃绝现实价值诱惑的道家，也是一种“乐生”之教。比如《庄子》中就有这样的话：“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①将适意自然作为人生的安乐之境，事实上还是对生的一种肯定。只有佛教从相反的方面否定了人生之乐。是人生是苦更恰切地反映了人生的本质，还是苦难才是人与宗教间的媒介？否定的力量似乎异常强大，它使佛教显得更深沉，更厚重，因而也更易于与现代人的心灵产生共鸣。

说人生是苦并不是目的，既然此岸人生处处充满了苦难，那么，人就应超越此岸的痛苦而进入彼岸的幸福，这就是佛教的真如境界，亦即“空”，是佛教的最高境界。玄奘译的《心经》对此有过最好的阐述：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

① 《庄子·秋水》。

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①

既然万法归一，一切皆空，执著于象也就失去了意义，此岸的痛苦当然也就不复存在，由此人便获得了解脱。

然而这里却存在一个难题：金钱触手可及，生老病死也历历在目，自然界的灾害及人与人间的冷漠也是正常的身心都可感受到的，怎么会“一切皆空”？显然，佛家不会忽略这个问题，由实实在在的此岸到一切皆空的彼岸之间的桥梁是自性，它不同于道家的设置了一个外在于人的形上本体——道，也不同于基督教神学的树立了一个全能的上帝，而是把形上本体安置在认识主体的内心，所谓我心是佛，我心清静，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佛教的这种即心即佛，不假外求的特点，恰好适合现代人寻求信仰的心理特征。寻求信仰的心灵虽然处于一种失落感中，但是，让它相信一个外在于人的形上本体仍然是一件难事。何况，上帝死了，虚无缥缈的“道”又无从把握，真正能够支撑住人的只能是人自身。强调神秘的直觉，注重非理性的感悟，在直觉与感悟中把握生命，寻找永恒，通过对永恒的体验获得某种宗教的皈依，这仍然体现着现代人的自我实现。

佛教的特质与现代人境遇及特点的结合导致了佛教的再度兴盛。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于是，佛教在新时期文学中发生了。

^① 转引自张中行《禅外说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